

20世紀

中國科學家口述史

---

# 丁石孫 訪談錄

---

丁石孫 口述

袁向東 郭金海 訪問整理

開明書店

## 引 言

丁石孫（1927—2019）是位數學家，從助教、講師、教授一路走來，做過中國數學會的副理事長；他又是教育家，當過北京大學數學系的主任和北大校長；有人認為他是政治家，因為他後來多年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的主席，是一個民主黨派的頭兒，還是第九、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副委員長——那已經算是國家領導人了。

上面羅列的頭銜，讓人聯想丁石孫可能是個福星高照的人：自20世紀初現代數學傳入神州大地，中國的數學家中哪個有如此令人矚目的經歷。那麼，他的人生軌跡到底是一條順風順水的直路，還是一條跌宕起伏的曲線？翻看一下他的簡歷，就知道光鮮名頭的背後有條荊棘路，意志薄弱者可能早就喪失了前行的勇氣。

丁石孫1927年生於上海，祖籍鎮江。因祖父在上海南京路開店，經營有方，家道殷實。

上初一，因不滿教國文的老先生「既迷信又腐朽」，毅然另擇他校就讀。

十二三歲時母親和祖父相繼去世，家道開始中落。整個中學期間，數學成績平平，高一學平面幾何仍覺得難，為應付不會做的題便抄別人的作業。抗戰時期日本人在佔領區強制學日語，他拒絕學，考試全靠作弊。

在上海讀大學期間，組織過T-Party，學過佛學，研讀過羅素的哲學，自稱數學沒有學好。1947年因參與學生運動被國民黨抓捕並被大學開除。之後一度活躍於以大同大學（該校拉丁文名為Utopia）校名命名的「烏托邦讀書會」，成為以後政治運動中被批判的把柄。

1948年考入清華大學數學系成為轉學生，開始走上數學之路。為專心讀書，共和國成立之初拒絕由中國人民民主青年同盟成員自動轉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1952年要求加入共產黨，因未經入團階段的鍛煉，黨支部書記建議他先入中國民主同盟；3年後以民盟成員身份在北京大學入黨。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後到北大數力系任教，積極參加全面學習蘇聯的教學實踐，在全校報告講授習題課的經驗；他的數學論文在中國數學會組織的1956年論文宣讀大會上受到好評。

1957年後屢遭批判，成為名副其實的「運動員」，運動過後他又照樣認真工作。1957年反右時期，因開導被劃為右派的清華大學老同學，丁石孫被認為同情右派，事後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1958年下放京西門頭溝勞動鍛煉，並直言不諱地批評教育革命中的極「左」行為。1959年「反右傾」時因「反對教育革命」而被剝奪領導北京大學數力系自動化小組搞程序自動化的工作。1960年，被

當作階級異己分子開除出黨。1961年，恢復在數力系講大課。1962年，被甄別平反，恢復黨籍，任60級學生的年級主任。1964年完成《高等代數講義》，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文革」前完成撰寫《高等代數簡明教程》的任務。「文革」中被批鬥、抄家、關進「黑幫大院」（即所謂的「牛棚」）。1968年全家下放江西幹校勞動。1973年被派赴新疆招收工農兵學員，「批林批孔」運動中因「污蔑大好形勢」遭批判。1974年下廠辦學。1975年任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的教學組長。

「文革」後是丁石孫施展才能的時期：糾正數學系長期存在的「左」的做法，為被錯誤批判和被打成右派的人平反，恢復和建立良好的教學、科研秩序。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將競爭機制引入食堂管理，改善了學生伙食；提出從嚴治校、發揚民主、堅持「雙百方針」、幹部不越權管事等辦校原則；但大的形勢使然，「上下左右前後都要戰鬥」。

校長任上，丁石孫面臨北大學生的四次學潮：1984年的熄燈事件；1985年9月18日衝南校門事件；1987年元旦進城遊行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共和國成立前參加過學生運動的他，對學潮自有一套看法，讀者可在本訪談中細細品味。

丁石孫當校長的功過，自有歷史評說。季羨林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說，北京大學歷史上有兩位校長值得記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孫。這是一家之說。

1993年，丁石孫的人事關係轉入中國民主同盟，正式開始政治家的生涯；1996年當選民盟主席；1998年和2003年兩次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其間一直關注民間辦學問題。

我們曾問及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有何打算，他說：「我這一輩子不曾有過一個長遠的奮鬥目標，因而對自己的評價是胸無大志，但追求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

本訪談錄基本按時間順序編排，通過丁石孫先生的回憶，讀者能較完整地了解到共和國成立初期大學畢業的一批知識分子所經歷的社會變革和人生的酸甜苦辣。在正文後的附錄中，我們選登了他的一些短文和講話，可能有助於讀者更深入地了解丁石孫的為人、友情，以及他對數學、教育和知識分子政策的看法。其中最有趣的是他65歲生日當天寫的遺囑，看來老天也願世上多留些光明磊落的人。

袁向東 郭金海

# 自序

# 目錄

袁向東、郭金海是我的朋友。他們認為我年紀比較大，經歷的事比較多，對我這一生是怎麼過來的值得寫一寫。於是，兩年多來，他們對我做了系統的訪談，結果就形成這本《丁石孫訪談錄》。我沒有記日記的習慣，在訪談中只能憑記憶。因為時間長了，很多事情已經記不清楚了，有些可能記得不準確，所謂「如實」，只是一種理想。但我在口述過程中，力圖避免個人好惡，儘量做到客觀。我想這本訪談錄對我而言是對往事的回憶，也可以使有興趣的人對我的一生有個大致的了解。

丁石孫

2012年6月

引言	ii
自序	vi
第一章 家世與早年教育	001
祖父與長孫 / 「進洋學堂會學壞」 / 國難與家難 / 從南洋中學到樂群中學	
第二章 在大同大學	015
從電機系轉入數學系 / 組織 T-Party 與接觸佛學 / 關心政治之始 / 烏托邦讀書會 / 被捕與失學	
第三章 轉入清華大學	045
報到與入學 / 補課與教師印象 / 選學文科課程 / 清華園解放前後 / 從留校到要求入黨 / 招收「工農兵學員」	
第四章 在北大的前期經歷	077
院系調整，進入北大 / 學習蘇聯：教研室、教學與習題課 / 1953 級和 1954 級學生 / 順利的前五年 / 從「肅反」到「反右」 / 下放勞動鍛煉 / 從教育革命到「四清」	

第五章 「文革」浩劫	133
「丁石孫是牛鬼蛇神」／從「文明抄家」到連襟自殺／ 黑幫大院／下放幹校／應用數學組，密碼短訓班／ 從赴新疆招生到「批林批孔」／化學分析儀器廠／ 「文革」結束前夕	
第六章 出任系領導，赴美進修	173
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恢復教學和科研秩序／ 破格提職，升任系主任／首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赴美進修	
第七章 北大校長五年	217
「上下左右前後都要戰鬥」／從學校食堂開始的改革／ 管理科學中心和北大方正／難忘的外事活動／ 沒有鬧大的學生事件／在政協會上「闖禍」／風波前後	
第八章 重返數學界，步入政壇	271
不當校長後的學術及社會活動／ 步入政壇前的「預備」與躊躇／ 從調入民盟中央到出任人大副委員長	
附 錄	301
丁石孫年表／丁石孫主要著述目錄／ 丁石孫文章、講話選編／丁石孫遺囑	
後 記	344

## 第一章 家世與早年教育

我小時候家裏生活相當富裕。  
祖父大概每月給我父母三百大洋  
供我們生活。  
那時祖父有個舊觀念，  
就是進洋學堂會學壞，  
所以不讓我上學。

## 祖父與長孫

訪：非常感謝您接受訪談。訪問您之前，我們訪問過徐利治先生，出版過一本《徐利治訪談錄》。您進入我國數學界比徐先生稍晚，是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在清華大學數學系讀書、任教，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後到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任教，20世紀80年代做過系主任，當過北京大學校長，進入90年代還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們想請您詳細談談您的數學人生和從政之路。

丁：那就先從我的家世和童年講起。我1927年9月5日（陰曆八月初十）出生於上海西門路潤安里43號，取名丁永安，1941年改名為丁石孫。我祖父叫丁傳科，字子盈。父親叫丁家承，字若農。父親比我大十九歲。母親劉惠先，比我大十八歲。我有一個大妹妹，叫丁永寧，1928年12月出生；一個弟弟，叫丁永宏，1931年出生；另一個妹妹，叫丁永容，1933年出生。我是父親的大兒子，是祖父的長孫。傳說丁姓的先祖是姜子牙。姜子牙有個兒子叫姜丁。丁姓就是姜丁的後代。所以家裏有個說法，姓姜的與姓丁的是同族，不能通婚。

我的祖籍是鎮江。家裏在鎮江有房產，估計是祖父買的。地址是寶塔巷同安里，1936年改名寶塔路。我們在上海也有房子，是祖父跟外祖父合資建造的，因鎮江古名潤州，故名潤安里。後來潤安里成為外祖父家的獨資財產，改名天和里。

訪：您為什麼改名？丁石孫是誰起的？是自己起的嗎？

丁：改這個名字實際很簡單。我因休學，沒有唸完初三，1941年直接考了高一。這相當於跳了一級。當時怕老師發現，不讓報考，我想就改個名字吧！其實，丁石孫這個名字在我出生前就有了。我祖父有個哥哥，因其母死得較早，就跟繼母一起生活。但他跟繼母關係不好，在家不得意，於是出外當了學徒。可惜他沒做成什麼事，很快就死了。中國有個傳統，長子必須有後繼的人。但我祖父只有我父親一個兒子，無法過繼給他哥哥，就只有等我父親生了兒子再過繼給他做孫子。所以，我未出生時，就已經確定要過繼給祖父的哥哥了。祖父的哥哥名字叫石樵，所以又給我取了個名字叫石孫，意思是給祖父的哥哥做孫子。

訪：還有這麼一段故事。請問您祖上從事什麼職業？

丁：聽說我祖上是讀書人，做過小官，曾祖父時家境衰落。祖父原來很窮，當過學徒；但他既精明又能幹，20歲時已經成了一個雜糧行的經理。祖父的生意主要在上海，他派了很多人到北方各地，包括蘇北、安徽，收購各種糧食、糖等運到上海銷售。我記事時，祖父已相當有錢。

訪：您父親和您祖父一起經商嗎？

丁：沒有。我父親畢業於上海南洋中學，高中學歷，國文

相當好，字也寫得漂亮，還經常做詩，但不喜歡經商，也沒有正式的職業，我祖父看不上我父親，曾決心不讓他學做生意繼承產業。記得祖父說他寄望我將來能繼承他的事業。我們在鎮江居住時，祖父讓我每個月給他寫封信寄到上海。當時我根本不會寫信，每次都是母親寫好，由我來描。

訪：您父親沒有正式的職業，那您家裏靠什麼生活呢？

丁：我小時候家裏生活相當富裕。祖父大概每月給我父母三百大洋供我們生活。其實父親每月花費遠不止三百大洋。祖父在鎮江還開有分店，父親錢不夠時，就到這個店裏去拿。父親一輩子過得很舒服，並不做什麼事。父親自學過西醫。據說，祖母生病時，從上海請來一個西醫看病，父親就從這個醫生那裏學了一點簡單的醫術。後來他就在鎮江家裏的花園中專門闢出一間房子，佈置起來，買藥品、冰箱等，並免費給親朋看病。我們小時候生病都是父親看。

訪：看來您童年的時候，因為祖父的供給，家中殷實，衣食無憂。

## 「進洋學堂會學壞」

訪：請您談談上小學的情況。

丁：我上學比較晚，大概是在八歲之後。那時祖父有個舊觀念，就是進洋學堂會學壞，所以不讓我上小學。祖父雖然不讓我上學，但卻讓我妹妹丁永寧上了洋學堂，可能他認為女孩

子無所謂。永寧上的是薛家巷小學。

訪：您祖父認為進洋學堂會學壞，當時的洋學堂是否有不好的地方？

丁：這倒不一定。祖父之所以這樣想，主要因為他是學徒出身，沒有讀過書，思想保守、封建。我八歲前都待在家裏，由父親教我國文。英文最早是母親教的。現在我還記得最簡單的“a book”和“a dog”就是跟母親學的。在家裏學習，不像在學校那樣正規。早晨父母睡懶覺，讓我起牀練字，因為沒人管着，我就糊弄，所以字就沒有練好。父親有時到上海辦事，母親在家闲着，每晚教我背兩句古詩。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就是這樣慢慢跟着母親學會背誦的。母親懂點英文和中國古代文學。

訪：那您母親是上過學的。

丁：我外祖父比較有錢，請過家庭教師教他的子女。

訪：您八歲之後上學，經祖父同意了嗎？

丁：這是父親的決定。因為他自己不想教了。我是在 1935 或 1936 年上的學，進的是一家私塾。私塾先生姓張，教過我父親，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張先生在自己家裏設家館，一個人既教國文，又教英文，還教數學。進私塾的學生，都是自己買書，還帶書桌。當時唸的英文書，是開明書店出的《開明英文》；國文就是唸《古文觀止》，幾天教一篇，要求我們會背。我印象中張先生比較開明，不體罰，沒打過我。進私塾時，我還不到十歲，完全按照中國傳統的規矩，穿長袍馬褂，由父親領着在孔子牌位前行禮、磕頭。

訪：私塾裏一共多少學生？一天上課時間多長？有沒有考試、升班？

丁：有十來個學生。學生年齡、程度都不同。張先生一個一個地分別教：年紀大一點，就教得深一點；我年紀較小，就教得淺一點。當時上、下午都上課。每天早上我不吃早飯就到私塾去了。上課一小時後，到門口買個燒餅吃，然後再接着上課。到中午回家吃飯，飯後再接着去上課。

訪：您在私塾一共上了幾年？

丁：我只上了大約兩年。因為 1937 年 7 月爆發的「七七」事變很快影響到江南，鎮江一度十分混亂。鎮江警察局專門派人保護四戶有錢人家，我們家是其中之一。每晚都會有四個警察巡邏到我們家，看有沒有事情。從這點看我們家當時相當有錢、有勢力。「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雖然在上海打仗，但鎮江的形勢也很緊張，我就不上學了。

## 國難與家難

訪：淞滬抗戰歷時三個月，1937 年 11 月 12 日結束。日軍佔領上海後，鎮江的形勢更緊張了吧？

丁：是的。上海失守後，我們家從鎮江分三批逃難。第一批是我小妹妹丁永容隨我的一個嬸母一家逃往蘇北鄉下。那是我第六個堂嬸嬸，我們叫她六嬸。第二批是丁永寧與丁永宏跟我姑媽和姑父逃到廬山。姑媽是父親唯一的妹妹，名叫丁琴

南。姑父徐子久，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姑父的父親是清朝的大官。據說當時姑父的一個同學在廬山有座別墅。逃難時，姑父的兒子徐守仁也在其中。我跟父母是最後走的。那時上海已完全失守。上海的最後一戰叫打場保衛戰。日本人從海上把打場佔領了，抄了上海的後路。我們走的辦法是坐輪船沿長江而上，去漢口。我有個二舅叫劉檀源，在漢口做生意。我們到那裏可得到他的支持。

訪：在逃難途中，您遇到危險了嗎？

丁：有一件很可怕的事，險些發生在我們身上。在我們離開鎮江去漢口的前幾天，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們，晚上有條省政府的船要從江南到江北送文件，我們一家可以搭這條船逃到蘇北去。等到快上船時，父親認為到蘇北也不是辦法，就沒去。後來得知這條船當天晚上就爆炸了。

訪：令人後怕。到漢口以後你們的生活如何？有沒有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

丁：我們在漢口安頓下來之後，弟弟、妹妹跟姑父、姑媽也從廬山到了漢口。在漢口的半年裏有兩件大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件是台兒莊大捷；另一件是親眼看見武漢空戰。蘇聯派了飛機幫助中國抗日，跟日本飛機在武漢上空打仗，我們在下面能看到雙方的飛機，也能看到高射炮擊中飛機後的濃煙。

1938 年 5 月，我們離開漢口。主要原因是我們長期住在那裏，沒有經濟來源。父母、姑媽、姑父帶着我們四個孩子從武漢坐飛機到香港，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那時到上海的路，



只有從香港坐海輪。我們在香港住了一周左右，買了意大利郵輪的船票回上海。小妹妹丁永容回上海時，因在蘇北親眼看到日本人把六孀的媽媽殺死，受到驚嚇，幾個月不會講話。

訪：轉赴上海後，您家的情況如何？

丁：到上海後，父親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是孩子的上學問題。他先請了個家庭教師，教我們四個人準備參加入學考試。暑期考試時，我考取了南洋中學，也就是父親畢業的那個學校。弟妹三人考上了位育小學。這年我十一歲。

1939年我離開南洋中學，又考取了上海光華大學附中，唸初二。這個學校原來的校舍在租界外，被戰火毀掉了。只得在租界內的漢口路（當時又叫三馬路）證券大樓租了兩層樓。當時光華大學和附中都在這兩層樓裏。在證券大樓上學很有意思，我們在上面上課，能夠聽到證券交易所裏的喊叫聲。

1939年這年，我們家很不幸。母親在11月去世，當時還不到三十歲。母親得的病好像是天花。當時光華大學附中只上半天課，我中午放學回到家裏吃飯，聽到樓上喊，我跑上去，母親就不行了。我父親跟母親是青梅竹馬，母親去世，父親很傷心。母親的喪事辦得很隆重，按傳統習慣，在七七那天（去世四十九天）舉行一個規模很大的追悼會。在追悼會上，父親朗誦了他自己花好幾天工夫寫的祭文，非常感人。父親古文相當好，他的祭文是模仿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寫成的。我們家裏過去是母親當家，母親去世以後，我們的生活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母親去世後，父親很傷心，想從老房子裏搬出去，換個生

活環境。促使我們搬家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潤安里（後改名天和里）的房產這時已由外祖父的弟弟獨資經營，我們的股份已全賠給了外祖父的弟弟。基於這兩個原因，1940年下半年我們家搬到了威海衛路的威海別墅。這裏是新蓋的一個小區。我印象中每幢別墅大小不一樣。我們家租住的17號是最大的。這是一幢新蓋的三層樓房，每層有三大間正房，面積比較大。我們只住了一層和二層，三層租給了一個姓胡的房客。胡姓房客是一位剛剛結婚的大學畢業生。他的夫人姓秦。這位夫人的妹妹後來嫁給了李政道。當年她妹妹經常到姐姐家裏來，因為跟丁永寧年齡差不多，就常同丁永寧在一起玩。我後來跟李政道打交道，就多了這一層關係。

1940年，我們家族雪上加霜，不僅比母親年齡更小的姑媽，還有不到三十歲的舅媽都去世了，而且全家的頂梁柱祖父也去世了。此後，我們的生活沒有以前富裕了。

## 從南洋中學到樂群中學

訪：您提到初中是先在南洋中學讀的。能介紹一下在南洋中學的學習情況嗎？

丁：當時開的課相當全。記得有數學、語文、英文、地理等。有個數學老師，我印象比較深。他教學時有教應用題，要求用算術列式子，並在式子底下寫明你為什麼列這個式子。

訪：初中一年級就有這樣的要求，教學內容還是比較深的。

丁：當時我對國文老師很反感。他是位老先生，讓我們唸《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類，他還把孔子說得很神。現在還記得他說孔子是接受上天的旨意寫《春秋》，即所謂「端門受命而作春秋」。這位老先生給我的印象，是既迷信又腐朽。我認為這樣的學校不能上。於是只在南洋中學初中唸了一年就另考入了光華附中。

訪：您父親同意您離開他的母校嗎？

丁：我沒有徵求家裏的意見。那時父親也不太管我。

訪：看來您年輕時就很有主見。光華大學附中的教學質量應該比南洋中學的強吧？

丁：也不見得強。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初二已經上化學課了。老師把儀器拿到教室來做製氧氣的實驗。初三時開始上平面幾何。我不會做，覺得比較難，要抄別人的。另外，初三開始學物理，程度也比較高。

訪：光華大學附中初三開設幾門數學課？抄作業的情況在學校中多嗎？

丁：就代數和幾何兩門。我是抄別人的作業，不是考試，抄作業在當時並不認為是作弊。光華大學附中考試很嚴格，很少有學生作弊。當時除我之外，班裏還有幾位同學抄別人作業。

訪：光華大學附中考試很嚴格。那考試時，您的平面幾何是怎麼過關的？

丁：我一直沒過關，總是考四十幾分。到上高一的時候，我的幾何也不好，凡作業中不會做的題，就抄同學的。

訪：您最後卻成了數學家，而被抄的人沒有成為數學家。您

講過因為休學，沒有唸完初三，1941年直接考了高一。

丁：1940年因為母親剛去世，我情緒不好，就休學了。1941年，我直接考上了光華大學附中高一年級。高一還繼續唸平面幾何，程度比初三唸的更深；還有三角課，它已從代數裏分出來。另外也學物理、化學。因為太平洋戰爭的影響，我在這個學校待的時間也不長。1941年12月8日早上，我照常去上學，還沒走到學校，就看到日本兵已經進了租界，在很多馬路口架起了輕機槍。我一下子就緊張起來。這天，我實際沒上課，上午就和就讀於光華大學附中初一的妹妹丁永寧一起跑到南京路（當時也叫大馬路）祖父開的店——天福南貨店，打電話叫家裏把我們接回去。之後，因擔心我和妹妹在上學路上出事，家裏就讓我們到離家比較近的學校讀書。

訪：那您轉到了什麼學校？

丁：不去光華附中後，家裏請了個大學生給我們當家庭教師。這位教師又推薦我轉到樂群中學。丁永寧轉到了大同大學附中。我是1942年上半年到樂群中學的。樂群中學的名字取自古語「敬業樂群」。它的資歷比較老，原來叫敬業中學。抗戰爆發後，這個學校被毀掉了，搬到租界地造了房子，就改名叫樂群中學。樂群中學與光華大學附中差不多，在上海不算好學校。

我在樂群中學從高一下學期一直唸到1944年高中畢業。樂群中學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老師，一個是教數學的，一個是教英語的。教數學的老師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生。他是樂群中學校長的叔叔，老家在紹興。這個老師長得很難看，家不在上海，一人住在校園裏。我們有問題就可以到他的房間去找